

侯天佑 / 著

寻找失落

——文明与废墟的解说

中国文联出版社

侯天佑 著

寻找失落

——文明与废墟的解说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失落——文明与废墟的解说/侯天佑 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9

(新世纪·焦点文丛)

ISBN 7 - 5059 - 3923 - 8

I . 寻… II . 侯…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362 号

书 名	寻找失落——文明与废墟的解说
作 者	侯天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莘 任杰
印 刷	北京市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59 - 3923 - 8/I·3073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自序

万物在无穷的变化之中，失落便不可避免。“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不可能的。“生命在某一瞬间是其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什么”，才是真理。

有变化即有失落。变化随时都在演绎，失落每刻便有发生。新取代旧，现在接替过去，是世界永恒的主题。世界不能没有变化，也不能没有失落。本来，人们对于变化，或是对于失落，都有心灵领悟、心理准备、行为经验的。但是，人们忽然再不能保持一种高贵的平常心态，面对突如其来的、无处不有的、如影随形的失落，无奈这世界变化快。

失落是什么？是落伍，是劣汰，是遗弃，是荒废，抑或是一种莫名？不管它是一种什么形态，失落对于人们，尤其是当事人，无疑是一种悲哀，甚至是很大的悲哀。当我刚刚脱下国防绿的时候，感觉与刚刚穿上这着装时，心情截然地不同。虽然，遭裁汰的多达百万之众，自己不过百万分之一，且为国家战略的巨大变故，并不能说明就是落伍、就是劣汰，也仍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

那是1988年的盛夏。当我一踏入这座文化管理机关的大门，

便感觉到仿佛被罩在了X射线之下，在无形的铅板屏蔽的后面，正被一束束清冷的光波，穿透肌体找寻骨子里的“劣汰”。从此时起，6年的团职与24年军旅生涯同时结束，除了“干部”的名份尚未除去之外，没有了任何职务，一切都归于零。起初的日子真的很艰难。不只是感觉到“X光”过多地透射肌体的不快，甚而至于时时地感觉时不我予的暗痛。失落是无可挽回了。当然，零也并不是无。逐渐地，通过对宇宙中这奇妙数字的体悟，竟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圈，而宁可是一个点，是任一事物均不可无的一个点。它是宇宙中给出的任一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交汇处的位置或坐标。由此，失落也由零幻化成了点。无数的失落，就有了无数的点，而无数的点的关联，就划成了事物永恒的轨迹。于是，便相信：失落，是可以找回的。

寻找失落的尝试，大约从进入九十年代时开始。

大部分时间所感受的都与“文化”有关，因为编辑着一本机关的文化期刊，因为负载着一份文化的使命。本来，文化并不是很敏感的。从时间上来说，它可能为世界上最稳定的事物之一，它可以保持百年、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蓄积而血脉相承。但是，也许是世界真的变化太快了，竟使文化的失落一反常态地异常强烈。这对一个被命运捉弄了与文化为伍、并有了一次巨大失落经历的人，不能不引起心灵的震荡，不能不倾进更多的关注。于是，便陆续地有一些这类关注及其感受记述下来。整整一个九十年代过去了，不经意间，这类记述居然达到数十万字之多。

这些文字大都为亲眼目睹，采取了有感而记、照实录叙的方式，多从客观的视觉切入，力求真实地记录相关文化的其间表现。篇幅是足够编一本集子凑一凑出书的热闹了，内容也还不失有益。经不住读过这些文字的朋友的再三怂恿，终于作了这个决

定。然而，这些文字却过于注重时空的率真，没有严格的章法考究，体裁也不尽一致。所以，本书仅选编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尤其对1996年以前的文稿，仅保留了不足十分之一的篇目。虽如此，文字还是松散，体裁仍不统一。——毕竟，这些不一致的“点”，在茫茫宇宙中，尽管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却也曾经客观地表示过它的存在。

文化的失落，即是文明的失落。不可藐视失落，当然，也不必为失落而沉重——只要仍持一份执着，其实，失落未尝不是文明的滥觞。

目 录

自 序	(1)
海龙屯	(1)
西南夷族之大,无出其右者	(2)
依稀播州	(3)
古碑可鉴	(7)
先于钓鱼山城吗?	(10)
屯上风云绕夜郎	(14)
三座军阀建筑漫说	(19)
刘氏庄园,堡垒最忌内讧	(19)
卧雪山庄,定黔不敌奸雄	(24)
周西成祠,桐梓系军阀的挽歌	(27)
贵州的孔庙	(33)
东山古迹略识	(42)

从“边墙”说起	(42)
土司与正觉寺	(44)
流动的古寺庙	(46)
神奇的伍龙寺	(49)
白云与五龙	(49)
禅院与屯堡	(52)
印宗禅林	(54)
吴三桂与玉皇阁	(56)
两百年的竹海	(59)
古楠随想	(66)
访古三题	(73)
几处汉代遗存	(73)
初识三岔河摩崖	(77)
葫市摩崖与镇江王爷庙	(81)
化石与远古文化	(84)
奇 石	(88)
中国奇石文化	(89)
赏石在世界	(91)
中国的奇石市场	(93)
贵州奇石令世人刮目	(95)
贵州龙祭	(97)
盗掘现场一片狼藉	(97)
大量贵州龙化石毁于盗掘之中	(98)
走私猖獗,大量贵州龙化石已经流失	(101)
附录: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结论》	(107)

海百合的厄运·····	(109)
盗掘与倒卖的发生·····	(111)
争议存疑·····	(111)
倒卖者的伎俩·····	(114)
海百合的价值·····	(116)
疏通“奇石”主渠道·····	(118)
远古的庄园·····	(121)
呼和浩特文物游·····	(126)
谒昭君墓·····	(127)
阴山古思·····	(129)
希拉穆仁民俗·····	(131)
丰富的古寺庙文物·····	(137)
藏传佛教给予大草原的馈赠·····	(142)
京城文物市场·····	(145)
新疆散记·····	(150)
雪山下的天池·····	(150)
悲壮的古城·····	(154)
火焰山下·····	(159)
名城保护备忘录·····	(163)
一幅令人堪忧的现状图·····	(163)
专家的意见具有何种份量·····	(166)
保护名城应遵循什么规律·····	(169)
国际上遵循的保护原则·····	(172)
外国保护名城走过了怎样的路子·····	(174)

名城保护能否不再困惑·····	(176)
民族文物的趋势·····	(181)
贵州的村寨保护·····	(190)
关于为什么保护·····	(190)
关于保护什么·····	(193)
关于怎么保护·····	(197)
关于民族保护村寨的可持续发展·····	(202)
文物与旅游资源·····	(208)
文物价值小识·····	(218)
郎 德·····	(228)
排 牙·····	(241)
古人旅游的文化情结·····	(245)
缤纷的广场·····	(253)
合唱纪事·····	(260)
文化大过节·····	(270)
书画收藏与造假·····	(277)
家庭重收藏·····	(284)
画家的困惑·····	(293)
造就跨世纪之星·····	(302)
校外少艺的兴起·····	(302)
可怜天下父母心·····	(305)
忙碌的专业教师·····	(308)
切莫误了孩子·····	(310)

海龙屯

明朝的灭亡，很大的原因起于穷兵黩武的万历皇帝一生最得意的三大武功。而其中最大的一次用兵，即被认为万历三大武功之首的便是平播。

400年前发生在当今黔北土地上的这场极惨烈的战争浩劫，使延传了725年（公元876—1600）的播州杨氏土司一朝覆亡，也使杨家的军事城堡海龙屯灰飞烟灭。一个家族雄踞一方的世袭统治，可以历经唐、宋、元、明四代王朝，这不能不是一个历史的奇迹。然而，29世接力营造的基业，在仅仅一百一十四天的平播之役中，随着24万官军攻破海龙屯，便彻底消失了，却又不能不留下一个历史的悲剧。战争是短暂的，播州却被彻底剿平了。作为集播州雄踞西南700余年的奇迹与亡于百日之间的悲剧于一体的，也许是目前仅存的一个实物见证，海龙屯依然屹立于当今遵义西北30余公里处龙岩山的山颠。它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神秘和悬念。

西南夷族之大，无出其右者

杨氏统治下的播州，最盛时的地域，约包括了现在贵州的遵义市全境和黔南、黔东南、贵阳、铜仁，以及重庆的南川、綦江等地一部分的广大地区，南北横跨两千余里。

播州，“自唐末以迄明季，虽版籍列于职方，然专制千里，自相君臣，赋税之册，不上户部；兵役之制，不关枢府，名为外臣，实为一独立政权。西南夷族之大，盖自汉之夜郎，唐宋之南诏、大理而外，无出其右者。元明之世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谚，言土司之最巨者，实则田、岑、黄三姓，亦非杨氏之比也”（语出我国著名史地学家谭其骧先生《播州杨保考》）。依谭先生所考，播州不仅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而且仅在夜郎、南诏、大理等西南古国之后。这些影响深远的古国，除了疆域方面播州较为狭小之外，比之夜郎 300 年、南诏 200 年、大理 300 年的历史，它存在的历史更长久。杨氏的播州，是在驱逐南诏的占领而建下基业的，南诏为播州所败的历史说明了播州的实力；播州与大理共处 300 余年，大理最终为蒙古所灭，而蒙古大军与播州对峙 30 余年，却始终不能逾越播州，显示出播州更为强大。杨家是否果如谭先生所考为“夷族”且勿论，则播州强盛一时实无一字虚言。

海龙屯作为播州的军事城堡，它对于播州的历史是重要的；由播州的广大疆域，它对于贵州的历史也是重要的；同时，播州历经唐、宋、元、明四朝共 725 年，最后被武力消灭，其历史反

映了中央王朝在几百年中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和政策，因此它对于中国历史亦是重要的。

西南夷知有南诏、大理，岂能不知播州？而知播州，怎能不知海龙屯。

依稀播州

平播已去 400 年，今天当于何处觅播州？

进入遵义街头，缤纷闪烁之间，随处可见“播州”。可是这是播州吗？罔说 400 年前的播州，数十年前的“老城”也踪影难寻了。当然，除了可以去史迹中查找那些极简略且难免不“风化”走样的播州之外，我们还可以到位于遵义市北郊 10 余公里皇坟嘴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粲墓，以及杨氏的其它墓葬和发现于境内的多处宋明墓葬。但是，对于播州的地面文物，尤其堪当播州当年盛况佐证的地面文物，则委实难见其踪。

于是，我们来到了海龙屯。

出遵义西北约 30 公里至龙岩山，一路山高沟深，其间乡村马路分两支分别通至太平场和养马城。从太平场溯小溪而上约步行两小时至海龙屯铜柱关，走养马城支线则需步行一小时至铁柱关，而进铜柱关或铁柱关即循古道拾级而上，次第至歇马台、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进入内城，再穿过内城、月城至后三关即万安关、西关、后关，一路稍作观览，6 小时便悄然而逝。

海龙屯真乃天险。从与其相望的定军山（养马城）看去，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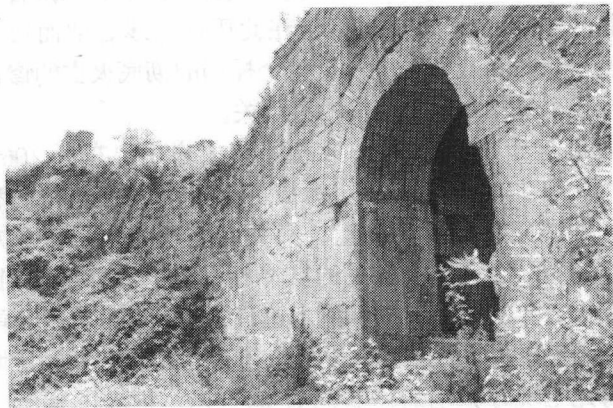
见一峰突起于万峰之中。四壁陡绝削立且临深沟溪涧，其顶则平缓宽敞，仅有仄径一线连于后山，真古人所谓“飞鸟腾猿不能逾者”（明史·纪事本末）。

攀登在海龙屯，当年那场杀戮遗下的惨景仍历历在目。清代周际岐《海龙屯》诗所描绘的荒凉惨状，仍可憾动人们的思古幽情。其诗曰：“独徇徐通五尺天，霸王宫殿梵王田。危楼破落半湾月，冷灶苍凉一缕烟。劫火山中销战骨，鹧鸪声里怅歌筵。美人泣尽乌江水，剩有残红断堞边。”但是，我们透过这断涧荒崖的悲惨景象，更强烈地感觉到当年播州土司“无出其右者”的气魄与实力。

这是贵州境内目前仅见的一处大型军事建筑与宫殿建筑合二而一，即把军事防御与政治统治结为一体的土司城堡遗址。从其军事建筑而言，经过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的毁灭性打击，又历400年沧桑销蚀，其关隘城墙至今仍傲然屹立。根据史料记载，海龙屯共有9关。从现场看，其凭险设关，关关相联，以料石垒砌的高大的城墙关隘设防，形成三层防御体系，令整个城堡十分坚固。除史料记载的太平关在距海龙屯10公里之外的太平场目前未见遗址及城墙之外，现存9关均相当完好，仍依稀可见当年雄姿。9关均以粗大的块石砌筑，可重百斤、数百斤、逾千斤不等。9关均以料石建筑高大的拱形瓮城，高5—10米不等，进深最深者达32米，有的门洞里还建有耳室。正面的铜柱关、铁柱关处于海龙屯的第一级防线，可能由于其正面为深沟，并据记载当年曾筑坝蓄水形成护城河的缘故，此二关相对较小，但至今其关门依然坚固。飞虎关的位置最为险峻，关隘建筑在十分陡峭的绝壁之上，连接此关在绝壁上开凿了474米崖上马道，既雄伟又坚固，即使现在攀登此关也决非易事。飞龙关依地形建



飞龙关内门



朝天关

筑十分巧妙，所处位置也最为重要，所以这道关据说为当年官兵攻屯最猛烈之处，也是其石构关楼和城墙遭受炮轰最严重的一处，现在仍可见多处被炸断塌的残楼石墙，但当年官军却并未攻破此关。朝天关通往飞凤关进入内城，因而这几处的石构建筑最为雄伟，连接的城墙高大而完整。尤其飞凤关，紧接两关，高耸的石构瓮城，其后两边各有约5尺的上城踏道，其上仍存原地的直径逾50厘米的石柱础等，都显示出当年这座具备着军事指挥功能的城楼的凛凛威风。其月城和后三关，尤其是后三关，当年官兵破城之处，每一道关的瓮城和城墙无论其高度和险要，甚至可以与八达岭长城来比拟。这也是耐人寻思的地方，现存城墙还保存如此完好，地势又这样险要，当年官军是如何攻进关的？看来，史书所记播州兵与水西兵之间是可能有某种私下的交往，当水西兵攻关时战斗并不猛烈，这导致了守城兵的麻痹，及至官兵突然调换精锐猛攻时措手不及，轻易让官军得手。八路官兵合围昼夜轮番攻城40余日不能进，唯在此仄径一线之地而得手，杨应龙百密一疏，铸成海龙屯及至整个播州的彻底灭亡的惨祸，此地成了杨氏播州700余年统治的鬼门关。

海龙屯位于贵州省遵义县高坪镇龙岩山，东经 $106^{\circ}17'$ 至 $107^{\circ}28'$ ，北纬 $27^{\circ}14'$ 至 $28^{\circ}01'$ ，海拔1354米，为亚热带温和湿润气候区。据遵义有关部门测量，其关屯之内为1.59平方公里（近160万平方米）。连接各关的城墙和马道，保存得相当完好，只是由于数百年的荒芜，荆棘灌木遮蔽了绝大部分，既不能看到也不便于踏勘，目前尚难窥见全貌。不过，据现存9关及城墙的测量，海龙屯现存城墙的周长尚有6000米。内城的建筑，已于当年官兵破城时全部焚毁。从内城遗址中大片大片的建筑台基，纵横交错的踏道，比比皆是的瓦砾、陶瓷碎片，以及众多的石

刻、地下排水设施等，已依稀可见其建筑规模相当庞大。尤其通过现场看到的石刻、瓦当、瓷器碎片、柱础等等遗物，已可窥见其建筑装饰风格相当华丽。当然，对于内城建筑的总体认识，尚需作出全面的考证研究之后才能获得。但我们就现在所见，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海龙屯，它是贵州境内，乃至西南境内最为宏伟的土司城堡。它与“西南夷族之大无出其右者”是非常相称的。据悉，国家旅游局一位领导前往考察之后认为：海龙屯是保存得最好的中国中世纪军事城堡。

古碑可鉴

这么一座不知耗去了多少播州人民鲜血和生命的庞然大物，它在播州的历史上究竟存在了多久？这要算闪入脑际的第一个悬念。

证明海龙屯历史的实物，现在所仅见的只有两通碑刻，一为“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屯严禁碑”（海龙屯因山名称龙岩屯），一为“杨文神道碑”。

海龙屯之于播州历史，人们多从杨应龙来认识。这也难怪，关于海龙屯的史料记载，除了平播一节之外，再难见片言只语。目前我们见到的有关海龙屯的介绍或资料，对海龙屯与播州历史的关系问题多无交待。个别资料中提到了海龙屯的始建年代，但遗憾的是并未从这里开始作比较深入的研究，多只限于无关紧要的提提而已。不错，明万历二十八年的平播战争，是以攻破海龙屯并将其所有木构建筑全部焚毁而告终的。“王师八道从天下，